

2012
4
广播电视英语讲座

辅导材料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组编

陈琳 审订

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北京

广播电视英语讲座

辅导材料

第四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组编

陈琳 审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广播电视英语讲座

辅导材料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组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国防工业印刷厂排版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 \times 1092^{1/32}$ 3.75印张 74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山西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2,000册

书号: 9215·178 定价: 0.36元

前 言

本材料为广播电视英语讲座《辅导材料》第四册，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组编写，经讲座教材编者陈琳教授审阅，供广播电视英语讲座的听（观）众和其他自学英语者使用。

本册辅导材料包括广播电视外语讲座《英语》第四册中阅读课文、补充读物及口语课文的参考译文，以及英语讲座《课外读物》第四册中各篇故事的参考译文。附录中刊印了广播电视英语讲座第三册的总测验题及答案。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难免有错误或不周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阅读课文

一 在总理的专车上.....	1
二 追根寻源.....	2
三 初遇朱德将军.....	4
四 竞选州长.....	5
五 国际歌.....	7

补充读物

一 抵达北京.....	10
二 我找到了我的“根”.....	11
三 和朱将军在一起.....	13
四 新型的农村副业.....	14
五 欧仁·鲍狄埃.....	17

口语课文

一 邮递员来了.....	19
二 乔治回家.....	22
三 安迷了路.....	25
四 约翰尼理发.....	28
五 约翰尼“病”了.....	31

课外读物

一、冷酷无情.....	34
-------------	----

二	波哲尔叔叔干活.....	37
三	彼特的作文.....	39
四	托珀姆的运气.....	44
五	游戏.....	50
六	最后的一片叶子.....	57
七	铁神.....	63
八	一扇敞着的窗户.....	74
九	假如我是你.....	77
十	布德先生的妙计.....	84
十一	亲爱的死者.....	91

附录

广播电视英语讲座第三册总测验题及答案

阅 读 课 文

一 在总理的专车上

——选自埃德加·斯诺著《今日红色
中国：大河彼岸》

中国人似乎喜欢出其不意地突然宣布重要约会。一天夜里，新侨饭店我房间里的电话响起一阵冗长急促的铃声，电话要我第二天清晨出发去首都北面旅游一天。

按照约定的时间，在车站一号站台上我遇到一位战前又是战时的老朋友。他现在是贸促会的主任。不过现在可不是谈生意的时候。他领我上了一列等候一位非同一般的旅客的专车。这趟专列是周恩来总理预定的。他邀我一同前往最近竣工的密云水坝，中国北部最大的水库，高压输电线路网和拦洪综合工程。大坝静卧在历史上有名的古北口附近的长城脚下。

列车仅有三、四节车厢。我被带进游览车一间有空调设备的“我专用的”特别包厢。它简直成了新中国的橱窗。这是一列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火车。北京地毯铺地，一张大的柚木写字台和一把安乐椅放在挂有挑花窗帘的窗下，一张大床占满了包厢的一边。

“是个写书的好地方。”主人微笑着说。

我们一离开北京，周恩来就走进了客厅车厢。他面色黝黑、身体健康，仅有一点灰白的头发，看上去要比他六十一岁高龄年轻十岁。他脚穿凉鞋，身着便裤和一件白色运动衫。

一九三六年当我进入苏区时周恩来是我遇到的共产党的第一位领导人。当时他在延安北面一个窑洞小村庄里指挥着东线红军。我刚刚到达就见一个穿着指挥服身材细长的人出来和我打招呼。浓眉下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审视着我。他脸上蓄着浓须，张嘴微笑着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这就是周恩来。当年蒋介石曾出八万元悬赏其首级的赤匪。

我第一次遇见周恩来时他三十八岁，温文尔雅，思路敏锐而富有条理。尽管蓄着一把大胡子，仍流露出一股孩子气。现在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总理和众所公认的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的身份坐在我的面前。

二 追根寻源

——选自阿历克斯·哈利著《根》

我最早的记忆是奶奶、乔治表哥以及普鲁斯、莉丝和蒂尔姑姑坐在我们在田纳西州汉宁镇的房子前廊上闲谈的情景。黄昏时分，这些满脸风霜、一头白发的老妇人经常坐在摇椅上谈论着，什么奴隶和东家啦，还有庄园啦，你一句我一句的讲着家史。这都是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

奶奶和其他人所提到的、追述得最远的人，就是那个非洲人。他们总是讲他怎么被弄上一条船运到这里来，在一个

叫“拿波里斯”的地方靠岸，而后又被当做奴隶在弗吉尼亚州卖掉。在那里，他后来与一个奴隶配了对，生下了一个名叫恺琪的小女孩。

老妇人们讲，恺琪四、五岁上，父亲常常用家乡话教给她说各种东西。当人们用东家给他起的名字“托比”叫他时，他总是拒绝，执意说他的名字叫“昆塔”。

昆塔常给恺琪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当他正在非洲老家的村子附近砍木头打算做一个鼓时，他被四个人捉住沦为奴隶。当恺琪长大做了母亲后，她把这些故事讲给儿子听，儿子又讲给他自己的孩子们听。他的孙女便是我的祖母。她把这段家史对我反复讲了无数次，直到我把“非洲人”的故事，以及那以后我们家从棉烟种植园经南北战争直至解放的各个时期的历史都记得滚瓜烂熟。

家史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如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是否有可能写成书呢？一九六二年间我开始追寻家史的源头。这时祖母已过世了。我便经常不断地去拜访一些其他近亲。我最常去找的是住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的姓安德森的“乔治表哥”。我还尽可能的常去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一些其他地方。

到一九六七年，我觉得我已经把我们家在美国这一边的七代历史整理记录了下来。可是“非洲人”自己讲的那些奇怪刺耳的字音依旧是个不解之谜。最后我找到了一位懂得几种非洲语言的语言学家。我把这些奇怪的字音重复发给他听。他说“昆塔”的音是冈比亚的曼丁哥部族的一个姓。

三天之后，我到了非洲。

三 初遇朱德将军

——选自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六十岁以前的生平。我最初打算写这本书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刚到中国西北古城延安的时候。那时，原中国工农红军和领导这支军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刚刚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在到那时为止我住在中国的七年当中，中国官方报纸，在国内外外国新闻机构的帮腔之下，曾把朱将军描绘为“赤匪头目”。可是它们从来也不打算说明，为什么有千百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支持的事业而斗争或牺牲。

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了上千个传奇故事。因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位能吞火的彪形大汉，一个刚毅的革命者，他那唇枪舌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起来。抱着这种好奇心，我和两位朋友在到延安的当天晚上，便前往他的司令部，踏进了他的住室。

我最先见到的是一张烛光映照下，堆满书籍文件，未经上漆的木桌，和一个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朦胧身影。我们一进去，他便站起身来。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要老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

艰苦生活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他身高五英尺八寸。既不丑陋，也不英俊；身上毫无任何威武英勇或势能吞火之处。他相貌看上去平凡。他要不是穿着制服，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中国随便一个农村里的任何一个农民。

他问我希望在延安做些什么事。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十个活着的中国人里就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外界谈过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说，“等一段时间，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果然会到了许多比朱将军更有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平足可写入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戏剧性的。我还是坚持原方案，一九三七年三月，我们开始了工作。

四 竞选州长

——按马克·吐温原作改写

几个月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的候选人。做为无党派人士我将与斯特华·L·伍福特先生和约翰·T·赫夫曼先生竞选。不知怎的，比起那二位先生，本人总觉略胜一筹，

因为我品行端正。过去几年里，我的对手和各种不光彩的犯罪行为有牵连。但正当我醉心于自己的长处，暗自得意时，却常听到本人的大名与这等人相提并论，心里越来越惴惴不安。可是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只得干下去。

一天早上，吃早饭时，我浏览着报纸，看到一段新闻——

“伪证罪——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州长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是否能劳驾解释一下一八六三年他是怎么在瓦卡瓦克市由三十四名证人做证被宣布犯有伪证罪的。伪证罪的原因是抢夺一个穷苦土著妇女和她的衣食无着的一家人仅有的一小块土地——他们穷苦生活的唯一来源。吐温先生愿意就此事澄清一下吗？”

我心里火冒三丈。如此恶劣而不知羞耻的谎言。我从不曾到过瓦卡瓦克，也没听说过那地方！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感到毫无办法。那天我什么都没干，惶惶然地混了过去。翌日清晨，这家报纸没多说话，只有这么一句：

“意味深长——关于瓦卡瓦克伪证事件吐温先生至今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

（在以后的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凡提到我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者吐温”。）

接着，《新闻报》登了这么一段：

“急需查究——在蒙大拿与吐温同一帐篷的伙伴三番五次地丢失小东西，可后来这些东西竟在吐温先生的箱子里发现了。是否请新州长竞选人吐温先生解释一下呢？”

还有比这种诬告更无耻的吗？本人今世就不曾到过蒙大拿。

（此后，这家报纸就总管我叫“蒙大拿惯贼吐温”。）

不久，另一家官方报纸“宣判”我犯了贿赂罪，因此我又多了另一头衔“肮脏的行贿者吐温”。

这时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针对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给予答复。然而我始终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因为，就在次日清早，有一家报纸登出了一条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严厉指控我因某医院挡住了我坐在家里看风景，我就烧毁了医院，烧死了所有的病人。这叫我十分惊慌。接着又控告我毒杀叔父谋财害命，并要求掘墓验尸。这还不算，我还被指控雇佣掉了牙的老年亲戚给我家当佣人。我愈来愈动摇了。最后，我经受的这种可鄙的诽谤达到了顶点，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九个不同肤色的小孩被教唆后跑上讲台，紧抱我的双腿，争着叫我“爸爸！”

我终于认输、缴械了。我递交了退出竞选的声明，怀着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

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好人
现在却成了臭名昭著的伪证者
蒙大拿惯贼
肮脏的行贿者
马克·吐温

五 国 际 歌

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

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弗·伊·列宁

国 际 歌

欧仁·鲍狄埃

起来，饥饿的罪人们，
起来，世间受苦的人，
正义以雷鸣之声提出谴责，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诞生。
传统枷锁再也不能束缚我们，
奴隶们，起来，冲出牢笼！
过去一无所有，今将获得一切，
世界将在新的基础上建成。

我们不要慈善的救世主，
从他们的阎王殿里来统治我们。
工人们不乞求他们的恩赐，
一切让我们自己求寻。
要想迫使窃贼交出赃物，
要想让思想冲出牢笼，
我们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必须决定，为此而斗争。

工人和农民团结了，

我们就是无产者的大联合。
胆小鬼请走开吧，
世界将属于我们工人。
多少人靠我们的血汗养肥了自己，
一旦凶恶猛兽从天空消失，
金色的阳光将永放光明。

这是最后的斗争，
让我们人人坚守岗位，
英特纳雄耐尔将在全世界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让我们人人坚守岗位，
英特纳雄耐尔将在全世界实现。

补充读物

一 抵达北京

我们（乘坐的飞机）绕过了一座新建的大水坝和电站，在伊尔库次克着陆。庞大的机场因尚未完成建设施工而到处乱糟糟，随后就是在一座象兵营似的建筑物里的漫长等候。终于有人给我们送来了黑面包、几片冷红肠和茶，这使我想起了在战争期间我在苏联度过的那些日子。后来，我们缓缓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局。一小群穿着深蓝色上衣和大裤腿裤子的中国青年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都上了一架中国机组人员驾驶的伊柳辛喷气客机，由中国女乘务员安顿坐下。这些女乘务员们身穿深色长裤和深红色中国式高领绸上衣，长辫子上系着鲜红色的蝴蝶结。飞机起飞时，一位女乘务员给我端来了热咖啡和饼干。

“你好，”她以目前在中国到处通行的这句问候语向我问候。“你好吗？”

“我好。谢谢你。”我的汉语赢得了她的微笑。她简短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她是个北京姑娘，一个农家女儿，中学毕业生，已经当了两年飞机乘务员。她和她的那些相貌端正的伙伴们招待了我们一顿托盘午餐，有中国葡萄酒和啤酒。她们给我的初次印象是谦恭有礼，具有现代工作效率。我后来发现，这是中国主要航线班机的共同特点。

飞机在西伯利亚和外蒙上空飞行了整整一个上午，看到的只是蓝天和白云，到了热河省绿玉色的山峰上方突然降低高度，飞过了长城。花园似的、灌溉充足的田地径直伸展向那历史悠久的首都。

几分钟后，飞机在新建的北京机场降落。我知道，如今没有一个客人在抵达北京时会无人知晓，我猜想可能会有些普通官员来迎接我。结果，我却被出乎意料之外的热情欢迎感动了。当我步出飞机走进那明亮干燥的六月天时，我看见了一小群很久以前就已熟悉的老朋友，包括我昔日在燕京大学短期任教时认识的学生运动骨干黄华。

汽车在宽阔的大路上朝北京驶去。这条路有四十英里笔直如箭，两旁种满了树和灌木丛。不久，我们就到达了一座新建的现代化六层楼房——新侨饭店。

“休息！”这是主人在门口向我告别时留下的建议，“你需要养精蓄锐，准备应付今后几天内要做的许多事。”

两天内，我没给自己安排任何活动，完全用来重新熟悉一下这座彻底重建了的古老城市。然后，我和黄华以及外交部其他一些官员进行了会谈，并拟定了一个日程计划以呈报周恩来。说我需要“养精蓄锐”准备应付日后大量工作的预言充分地实现了。

二 我找到了我的“根”

在冈比亚的首都班珠尔（原名 Bathurst 巴瑟斯特——译注），我遇到了一群冈比亚人。他们告诉了我非洲多少世纪